

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n
FLT

主编 林汝昌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n FLT

主 编 林汝昌

副主编 李曼珏

张正举

周玉清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9 号

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

主编 林汝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326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45—040—9/H · 3

印数：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前　　言

《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是我们近十年来在外语教学领域学习、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说“十年”是因为我们从85年招收第一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开始到95年已过去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我们先后招收了近90名硕士研究生，近一半人已取得硕士学位，近30人先后留校任教。教学之余，外语教学研究便是我系这一学科的导师以及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所从事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不少成果在全国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但是我们感觉这还是“散兵游勇”的研究，有必要给予引导，而使我系的科学研究更为系统、有序。于是，我们结合我系学术梯队实际，拟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编写大纲，随后组织力量撰写。部分已发表论文符合选题者也一并收入。鉴于本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原载期刊在文章结尾处标出，文章的参考文献也分章节列出。

从本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出书中内容基本涉及外语教学这一领域里有关的理论问题。我们吸收了国内外外语教学研究的新成果并将它们和中国外语教学的现状结合起来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外语教学没有所谓绝对正确的理论，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教学法。记得桂诗春教授说过：“哪怕到了某一天，通过计算机研究人工语言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的语言教学问题可能仍没有解决”。外语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学科和因素很多，这一点从各种教学法的盛衰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使我们认识到对外语教学的单一学科研究无法全面准确地揭示外语教学的复杂性。只有从多学科角度对外语教学进行多视角、多层次、跨学科探索才能深化外语教学研究。但是，这种多学科研究将是任重道远的，需要整个外语界长期的

共同努力。我们之所以将这本小册子称之为《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只是想引起同行们的兴趣，使大家都来从多维度、多层次探讨外语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

本书是我们主编的英汉语言、文化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共十本，已列入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九五规划项目。

本书的出版得到外语教学界同仁的鼓励与支持，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本书的出版也得到我校学位办、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者

1995年3月于

湖南大学

序

由湖南大学林汝昌、李曼珏、张正举和阳志清等老师主编的《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汇总了该校西语系老师们十年来对与外语教学有关的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以及把这些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方面的经验。

本书从一个非常广宽的视角讨论外语教学问题。这就是本书书名所包括的三个内涵:1)外语教学;2)多学科性;3)学术研究。

第一个内涵“外语教学”体现了本书的实用性,即本书所收集的论文结合外语教学的方方面面,为第一线任教的教员服务。我们知道,我国教育界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对外语教学总的来说是一贯重视的,但所花的代价与所应取得的效果差距很大。例如,我国小学有从三、四年级便开始学习外语的,以后又中学六年、大学本科四年、研究生一至二年,到了博士生还得再学一至二年,所投入时间之多干扰了正规的专业学习,即使如此,有的人英语还未过关。相形之下,欧洲有些国家,在中学阶段仅安排2—3年学习外语,学生就能较容易地用所学外语与人交际了。这里固然有欧洲语言较多出自印欧语系的客观原因,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教学方法上也有不足之处,因此如何改进外语教学,以最少的学习时间,取得最大学习效果,对我们外语教员来说,责无旁贷。本书的出版可谓雪里送炭。因为不少论文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外语教学中所碰到的,如克拉申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对我们外语教学有何启示?外语学习的年龄对外语学习有何影响?母语如何干扰外语学习?教师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发挥作用?例如测试和外语教学中的

主干课——阅读课该如何进行,都是我们教学过程中的热点。由是本书对我们外语教员会有不少启示。

第二个内涵“多学科性”反映了当代外语教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向,即外语教学的革新和提高除了教育学本身的推动外,必然要走横向联系的道路,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吸取养分。这首先是由语言本身的特点引起的,任何语言系统的形成都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与生理、社会、文化、语用等因素相作用。加上外语教学与学习有不同于其他课程教学与学习的特殊性。因此,本书所介绍的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功能意念法和文体学等都从不同侧面启示我们改进外语教学。当然,这些论文不追求理论上的深奥,而是着眼于深入浅出,在普及上下功夫,让一般外语老师知其大概。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一些论文可读性很强。

本书的第三个内涵为“学术研究”。这表明本书的一些论文是作者们多年来实践与理论结合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文章是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的跳跃。我非常赞赏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持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不偏不倚,有叙有议。如在讨论语言习得时,对行为主义理论,先天论及乔姆斯基理论、皮亚杰理论均有涉及。对一些时新的权威性的理论,如克拉申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输入说,在谈到其新的突破时,也能提异议。作者们还能不时陈述自己的观点,如对教学中如何处理各种语义这个问题,能发表首先要从概念意义上着手的观点。在比较各种教学法时,作者能提出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教学法。显然,这些观点都是客观分析、悉心研究的结果。

本书是湖南大学人文学院西语系主编的英汉语言、文化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尚有不少选题对外语教学有很大参考价值,如《中英语言、文化比较》、《应用社会语言学》、《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文化期待图式——跨文化交际新论》等。在目前专著出版步

履艰难的情况下,湖南大学作出如此重大决策,资助该丛书出版,
令人钦佩。谨在此预祝作者们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取得更大成
就。

胡壮麟

1995年3月15日于
北京大学畅春园

《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

目 录

自序 从多学科视角研究外语教学 (1)

第一篇 语言理论与外语教学

第一章	语义学与外语教学	(13)
第二章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33)
第三章	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50)
第四章	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63)
第五章	文体学与外语教学	(81)
第六章	功能意念法与外语教学	(96)

第二篇 外语教学与文化导入

第一章	比较文化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谈外语教学文化导入的几个问题	(115)
第二章	大学外语教学中文化知识分析与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培养	(130)
第三章	文化冲突在中国高校课堂中的反映 ——谈建立教学的全球性观念	(159)

第三篇 语言习得理论

第一章	普遍语法与第二语言习得	(172)
第二章	标记与第二语言习得顺序	(189)
第三章	克拉申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述评	(201)

第四章	对克拉申输入说的异议	(208)
第五章	对克拉申习得——学得说的异议	(216)

第四篇 影响语言习得的诸因素

第一章	第二语言习得的年龄差异	(229)
第二章	情感因素对外语习得的影响	(239)
第三章	心理优势假说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251)
第四章	理工科学生英语学习的心理状况调查	(261)

第五篇 母语对学习目的语的影响

第一章	“回避行为”初探	(272)
第二章	“错误分析”的新模式与发展方向	(280)
第三章	母语对学习目的语影响(实验报告三例)	(291)
	一、词类的误用	(293)
	二、对“回避行为”的一点质疑	(301)
	三、非谓语动词学习的难度等级和习得顺序	
		(310)
第四章	汉语主题句对英语学习的非直接性干扰	(318)

第六篇 教学语言及教师角色的再认识

第一章	教学语言——一个仍有待研究的问题	(327)
第二章	英语教学语言的阶段性特征	(336)
第三章	外语教师的新型课堂角色	(343)

第七篇 测试与外语教学

第一章	外语测试及其存在的几个问题	(350)
-----	---------------	-------

第八篇 外语阅读教学探索

第一章	图式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363)
第二章	外语阅读效率的超语言制约	(373)
第三章	语篇分析与阅读教学	(384)

自序

从多学科视角研究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迄今至少有 400 年的历史(Howatt, 1944)。在这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外语教学的规模,还是外语教学的质量,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提高。外语教师已从十九世纪以前的“用什么,学什么”的直觉与经验式教学(孙驥,1993),发展到现在的在某一外语教学理论指导下的理性教学。

然而,现在的外语教学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突出表现为外语教学效率低下和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不强两方面。究其根源,这与外语教学领域的诸多实质性理论与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密切的关系。除了 Stern(1983, 参见本书 291 页和桂诗春, 1991a)提出的有关外语教学的三大难题外,我们认为结合中国外语教学研究现状还有下列问题尚待解决:

1. 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从本质上有何不同,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为什么不同?
2. 外语知识的传授与外语技能的培养是同步进行好,还是分步进行好?
3. 外语学习中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外语学习效率的?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某一单一学科的研究就能解决的,而必须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外语教学。只有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外语教学的成果进行系统综合,从而加深我们对外语教学的理解,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外语教

学实践。

一、多学科视角研究外语教学的必要性

(一) 认知与语言能力的多学科属性

认知是关于知识的习得与使用的内在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形式识别、视觉表象、注意、记忆、知识结构、语言、思维、决策、问题求解等心理表征的操作(桂诗春,1991a)。

以研究认知或曰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为对象的认知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世人瞩目的前沿科学”(桂诗春,1991a)。它是以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人类学、神经科学为依托,在这些学科的交叉领域成长起来的。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认知的研究必须从哲学的高度把握认知的本质;从心理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角度了解认知的心理过程与心理表征;从语言学的角度弄清认知与语言的关系,认知怎样通过语言加以表征;从人工智能角度运用计算机手段模拟人类认知过程;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认知的发生和演变与进化;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揭示认知的生理机制。在此分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交叉学科的整合,以达到对人类心智工作原理的全方位研究。

语言能力作为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多学科属性。对语言能力的研究不仅要从普通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的形式与结构,还要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研究语言理解、习得、生成、使用的过程,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考察语言的社会性及交际功能,从文化语言学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与相互作用,从语义学角度考察在认知和思维过程中如何用语言来划分和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如此等等。

(二)外语教学的特殊性

外语教学与其他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社会学及经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学相比,有其特殊性。

1. 实践性

由于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的培养关键在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外语交际的实践。如何有效地进行运用语言的实践就涉及诸多学科的研究了。

2. 环境性

外语教学既然旨在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就必须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设置有利于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环境。这种环境应该是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有意义的,生动有趣的,使学生产生交际欲望的。缺乏这种环境,外语教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

3. 非演绎性

语言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符号系统。然而这一系统无论在语音、语法、词汇,还是语义层面上,其规则都是相对的,是一种非完备的系统,有着大量的例外。懂得语言规则并不能保证使用者能进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演绎法推论。外语教学既意味外语知识与技能规则的传授,同时又意味着点点滴滴语感的培养。

4. 复杂性

外语教学不仅涉及大量语音、词汇、语法知识与规则的传授,还涉及各种交际技能的训练与培养。它之复杂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传授跨文化背景知识;
- 2)传授语用及得体规则;
- 3)不仅要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而且还要激发其动机、态度、兴趣等非智力因素;
- 4)不仅要促进学生理解,还要促进学生记忆、掌握直至最终能

运用自如,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

(三)从单一学科角度研究外语教学的不足

外语教学研究在很多教师看来似乎就是教学法研究,并片面地以为教学法无异于教学方法与教学步骤。如果是这样的话,教师对于理论对教学的指导意义则会感到无所适从。

本世纪以来就至少有语法—翻译法,直接法,阅读法,听说法,视听法,自觉实践法,认知法,社团语言学习法,暗示法,全身反应法,交际法等相继盛行。

然而,“在语言教学的整个历史中,理论与方法总是经历着循环反复:形成——独断专横的推行(特别是被学派领导人的追随者,学派领导人本人,公正地说,倒可能只是试验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短时期的热烈响应,一般是一、二十年——然后被唾弃”(M. Finochiarro, 1982, 转引自孙骊,1994a)。

听说法正是这一论述的真实写照。它诞生于四十年代,丰富和完善于五十年代,盛行于六十年代初、中期。该教学法的语言学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其基本原则是1. 听说领先;2. 反复实践,形成习惯;3. 以句型为中心;4. 排斥或限制母语;5. 对比语言结构,确定教学难点;6. 及时纠正错误,培养正确的语言习惯;7. 广泛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教学程序分为理解和活用两个部分,识别、模仿、重复、变换、选择五个步骤。在听说法盛行时,人们曾一度相信外语教学找到了理想的教学法,而时过境迁,现在人们似乎早已忘记了这一曾独领风骚近三十载的教学法。

交际法现在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然而,国内外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在外语教学中运用交际法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从全盘接受到最终全盘否定的“钟摆现象”呢?

有的学者(孙骊,1994)认为“关键是缺少科学分析的态度”。外

语教学法的创建者对前人的工作缺少认真科学的分析,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也缺少中肯的科学分析,过多地否定前人,过多地肯定自我。其理论的追随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缺少科学分析的态度”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单就客观原因来说,我们认为:

1. 对外语教学本质认识的相对性。

任何一种外语教学理论的产生都受到当时人类认识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受到社会需要的限制。由于语言、人类学习活动非常复杂,人类在迄今为止的任何历史阶段的认识都不能说是发现了真理,最多只能说更接近真理。

2. 科学依据的学科单一性。

听说法当时的理论依据在语言学上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心理学上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由于其立论之本相继受到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和以皮亚杰(Piaget)、卡罗尔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的挑战与冲击,它被认知法、交际法等新的教学法所代替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3. 外语教师理论修养的单薄性。

“有些人,也许外语教师尤甚,听见讲理论常会感到头疼”(孙骊,1993)。这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1)理论常常是“晦涩、难懂、枯燥”;2)在外语教学实践中许多教师并没有体会到理论的必要性,对理论对教学指导意义没有多少认识。然而,对于一个外语教师来说,要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理论涵养至关重要。了解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于加深对外语教学本质的了解,外语教学过程的把握和语言结构本身的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它们并非等于外语教学理论本身,需要进行过滤性应用研究方能用于外语教学,但是一旦具备了这种理论修养,对任何外语教学理论的认识就会站得更高些,了解就会更透一些,运用就会更加灵活一些。

在多学科视野下审视各种外语教学理论则能做到在外语教学

实践中博采众长,根据实际情况,各取所需,不受时尚的摆弄。以阅读教学模式为例,教师应对各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不管是语言学的还是心理学的,都应有所了解才能对各种阅读模式,如自下而上模式,自上而下模式,相互作用模式,交易模式,图式理论兼容并蓄,合理吸收,取长补短。

就是各种外语教学法,包括已经“过时”的听说法,都有其合理内核。就拿以上所说的听说法五项原则来说,我们现在也只能部分否定。因此,Jarvis(转引自孙骊,1994a)这样评论道:“寻找唯一正确的教学法的努力已经结束,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也不是因为老是找不到而感到厌倦,而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在追寻一个神话”。

这意味着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唯一正确”的外语教学法,或者说外语教学法本身似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谁在何种场合为什么目的教授谁”。

有鉴于此,从客观上讲,“科学分析态度”的建立必须首先加强外语教师的理论修养,其主要途径是提倡纵向和横向的外语教学多学科研究。

(四)现代科学的研究发展趋势

现代科学的研究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日益精细化,以物理学中的分子研究为例,科学家已经从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光子、介子、超子、变子到了夸克。另一方面,具有哲学意义的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则高度综合了人类科学技术成就,使人类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境界。

科学史表明:科学的研究和科学知识的分化过程与整合过程不是相互排斥的非此即彼的二项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和彼此转化的兼容和互补关系。学科的分化往往是向更深更广的整合过程过渡的前提。单一学科的研究在其日益深入地考察其研究客体的

过程中,总会达到一定的边界,从而发现:1.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足以解决学科内的所有课题;2.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客观上包含着别的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属性和过程。这样,如果不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不考察这些看来似乎与本学科并不相干的属性和现象,就不可能进一步深入认识构成本学科研究对象的那些属性和现象(章士嵘,1991)。

语言学家长期以来只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然而语言学家终于懂得,如果不研究语言使用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语用等因素,就不能把握语言行为的真正本质,语言学就不能达到它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于是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语篇语言学等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便应运而生了。外语教学研究也是一样,搞好教学不研究语音、词法、句法、语义不行,但仅研究这些方面却又显然不够。还要研究语用、语篇;还要研究教法、学法和教学过程;还要研究外语教学环境及与学习者有关的各种认知、心理、社会因素。所以开展外语教学研究应大力提倡从多学科角度入手,找出影响外语教学的诸多变量及其制约特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外语教学高度综合、系统的研究。

外语教学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内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桂诗春,1988,1994)已经提出这一思想,并在构建“应用语言学的系统论”。桂先生(1994)指出:广义和狭义的应用语言学都具有多科性的基础,包括一系列的边缘学科;它面向过程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广阔的应用范围。运用系统思想观察应用语言学,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运用一般系统论来认识应用语言学的性质、特点、过程,为它奠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二是运用系统工程和运筹学的原理去解决应用语言学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桂先生同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应用语言学的毗邻学科很多,有的与语言系统直接有关(如语音、语法、语义、语用),有的产生自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的边缘(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有的与语言教学有关(如教育学、教育测量学、教育技术),怎样不断地吸